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# 刹那芳华

(二)

而笑容怎能不美呢？

如一缕清风，清新的心醉，

绽开我们的笑容，

让生活如花、人生如梦！

.....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# 刹那芳华

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吉林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支笔小说精粹(刹那芳华)/赵希方编著. - 吉林音像出版社;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601-2890-4

I. 一… II. 赵… III. 近代-中国-小说

IV. I24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1342 号

责任编辑:陈凤雄 封面设计:张 娜

**刹那芳华(一)(二)**

赵希方 编著

---

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 
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5.275  
字 数 231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3000  
书 号 ISBN 7-5601-2890-4/I·102  
全两册定价 57.6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# 目 录

## 目

##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轱辘子客 .....     | (1)   |
| 舔碗 .....       | (14)  |
| 失重 .....       | (28)  |
| 桥 .....        | (45)  |
|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..... | (66)  |
| 灯笼 .....       | (83)  |
| 毛茸茸的酸杏儿 .....  | (92)  |
| 送你一束山楂花 .....  | (109) |
| 珍珠 .....       | (132) |
| 马罗大叔 .....     | (144) |
| 鬼秧子乐 .....     | (162) |
| 旅伴 .....       | (180) |
| 绿地 .....       | (183) |
| 田园 .....       | (197) |
| 霞光灿烂的早晨 .....  | (210) |
| 土地——母亲 .....   | (223) |
| 窝囊 .....       | (232) |
| 兔老汉 .....      | (244) |
| 刹那芳华 .....     | (257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蚕儿 .....    | (272) |
| 乡村 .....    | (282) |
| 反省篇 .....   | (311) |
| 早晨 .....    | (332) |
| 山洪 .....    | (339) |
| 丁字路口 .....  | (347) |
| 土地诗篇 .....  | (362) |
| 尤代表轶事 ..... | (376) |
| 枣林曲 .....   | (396) |

# 一支筆小說精粹





恒老八倒背双手，在杨庄街道里走着。走到杨社娃庄院门口，他看见社娃年近七十的老子杨大老汉，正挑着一副担笼从门里出来。没良心的杨社娃把孤独一人的老子扔在老屋里，领着婆娘和儿子住到新盖的三间新房里来，两年多了，不给老汉一分零用钱，气得老汉到公社去告状。杨大老汉怎么在儿子的新房里出出进进呢？他不是杨庄街道里大声嘲骂过儿子是“杂种货”吗？

杨大扔下担笼，向老八招手。

“你看狗日鬼不鬼！”杨大说，“昨日后晌抓到一头牛，不等天黑就跑过去，把我拉过来，要我跟他一起过活！”

“唔呀！”老八真是意料不到。

“想叫咱给他当马夫！”老大一针见血指出，“你当那小子良心发现咧？鬼！”

“那你为啥要过来呢？”老八笑问。

“唉！总是咱的种嘛！”老大粗鲁地说，“看着他不会侍服牲畜，咱心里也过不去。再说，娃低头认错了，那婆娘也……唉！和儿女执得啥气嘛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老八附和说，“总是亲生骨肉哩！”

“他图得有人管牲畜，我图得能吃一口热饭。”老大说，“混到死算咧！”

老大的口气是舒悦的，老八听得出，看得到，这可真是杨庄的一桩新闻哩！人都争着干哩，老八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杨庄村巷里浮动。

“刚才，公社郑书记在门口碰见我，问你哩！”老大说，“说不定现时正在你屋等你。”

“郑书记？找我做啥？”老八说，“现在还有啥公事哩？”

老八嗑了烟灰，朝村子西头走，老远就看见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，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，还笑着说着什么。作为模范饲养员，郑书记给他戴过花，发过奖状，现在还贴在屋里正面墙上。现在，土地分户种了，牲畜分户养了，郑书记到村里来，还有啥事可干呢？

“老杨，听大海说，你见了红马，还落了泪？”郑书记哈哈笑着，“是吗？”

老八咧着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“我信哩！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，有感情哩！”郑书记蹲下来，掏出烟袋，“我倒是想，你们杨庄不分牲畜行不行？已经分槽的那些队，有利也有弊。好处是人人都经管得用心了，牲畜肯定能养好。不利的是，家家都添了许多麻烦，特别是没男劳力的家庭，不养牲畜，地不好种；养吧，很费事劳神哩！我倒是想在杨庄试一试，牲畜集体养，是否更好些？这儿，有你这个老模范，其它队比不得。”

“已经分了。”老八说，“分了好。”

“我来迟了一步。”郑书记说，“算了。”

“土地下了户，牲畜不分不行咧！”老八说，“用起来不好分配。”

他给郑书记举出一桩事例来——

去年，队里抽出两犊牲畜给社员种自留地。轮到杨串串的时候，那家伙天不明拉走牲畜，直到半晌午还不见送回来，急得八老汉赶到地里，天爷呀，老黄牛累得躺在犁沟里爬不起来，杨串串手里抡着鞭子，牛身上暴起一道道鞭子抽击后的肉梁，嘴里吊着一尺长的涎沫，浑身湿透。

“你想想，现在土地下了户，家家户户地更多了。不分行





不行？”老八叙说了这件使他伤心的事，慨然告诉郑书记，“前日，队长征求我的意见，问牲畜分不分？我说分，坚决分。分了自家都知道爱惜牲畜。要不，扯皮闹仗的事才多哩！”

郑书记点点头，表示同意老八的意见：“这是各队分牲畜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问题是，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，特别是高脚货（骡马）。”郑书记又说，“问题很普遍。我今日来，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，讲讲牛马经。”

“我说不了话……”老八着实慌了。

“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！”郑书记说，“我还想办业余农校哩！土地包产到户，社员要求科学种田心切！往常，挣不操心的工分，糊里糊涂种庄稼，土地一分到户，好多年年轻人连苗子的稀稠都搞不准，甭说高产了。”

“倒是实话！”老八说。

“我还得找队长，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，不能一分就不管了。”郑书记说，“一言为定，明天晚上到公社来，我在广播站等你。讲一小时两块，按教授级付款！”

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，雾气已经散尽，冬日的阳光，温暖灿烂，街道里的柴禾堆，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，红的或蓝的房瓦，光秃秃的树枝，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。

“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走进房，恒老八蹲在灶锅跟前，对着扑出灶堂的火焰点着旱烟，给老伴说，“咱得买牛。”

“钱呢？”老伴停住了拉风箱的手。

“不是有嘛！”

“那是给娃结婚用的。”

“缓半年。”老八说，“先买牛。庄稼人不养牛，抓摸啥

呢?”

“那得一疙瘩钱哩!”

“暂时紧一紧。一年务育一头牛犊,两年就翻身了。现时处处包产到户,牛价月月涨。”老八说,“放心,我没旁的本事,喂牛嘛,嗨嗨……”

老伴从灶下站起,揭开锅盖,端出一碗荷包蛋,放到老八面前,五十多岁的老妇人,居然嗔声媚气地说:

“吃吧!吃得精神大了,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……”

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。

一支筆小說精粹





## 土地——母亲

剡那芳華

“妈，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……你说。”

他坐在母亲旁边，说话的声音挺真诚。母亲躺在炕上，花白的头发散散乱乱，落在枕头上，松弛的眼皮覆盖着那双明亮、温柔的眼珠，眉间轻轻弹动一下，间或在枕上摆一下头，证明那难以忍耐的痛苦正在疯狂地折磨着老人，似乎那一丝微弱的气息，随时都可能中断。他守在母亲身边，已经三天三夜了。

他的鬓发已经霜白，尽管几年前提升为掌管四十万人口的县委副书记了，依然觉得不能离开母亲……每当他星期六从县里下班回家，或者是从省上开会归来，一脚踏进家门，立足未稳，总习惯地瞧一眼母亲住的那间厦屋的门板，如果没有上锁，准是冲口而出一声：“妈！”那屋里随着就传出一声拖长的应声：“哎——”听到这样温存的声音，会使人的一切辛苦劳顿霎时消失精光，化烦躁为平和，使空虚变踏实……

他紧紧抓着母亲的后襟，两眼死死盯着那扑前跃后的黄狗。母亲左手挎着竹篮，右手执着一根溜光的枣木棍子，吓唬着疯狂扑跃的黄狗。走到一家陌生的庄稼院门口，从门里接过一碗剩饭，抖抖地倒在自家的黄碗里，退出来，坐在门前的柴禾堆前，把碗和筷子一起塞到他的手里……

夜晚，母亲解开大襟棉袄，把他搂裹在胸前，那温暖，那

乳香,抵御着破庙廊檐上鬼哭似的西北风的呼啸……

流逝的岁月能使一切纷争归于淡漠。母亲对于儿子无私的抚爱在这死别之际异常清晰地浮上心头,他默默地流泪了。难以遏制的痛楚压迫着他的心:在母亲身体健康的时日里,没有能尽上儿子的一份孝心,这将成为永世的遗恨。

他在祖传的空庄院上盖起令村里人羡慕的三间瓦房,让母亲搬进去。她却不搬,仍然住在这两间破烂的泥坯厦房里,说是住惯老窝儿了。他给她买回来好吃的,她尝过一点之后,就全部分给孙儿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了。他给她买来挺好的布料,让媳妇做成衣服,她高高兴兴试过大小,就压在箱子里,再不见穿上身来……

“妈,我带你到城里去!”

“做啥?”

“逛逛!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你受了一辈子苦,出去看看!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你离不得你的火炕呀?”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“出去逛逛,妈,趁你能行能走!”

“你刚到县上,好好操心公家工作。”母亲说,“我哪儿也不想去。”

在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巨大变化中,以及由此变化而带来的精神、物质,乃至声誉上的明显变化中,母亲是最少享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福荫的一个家庭成员。而她恰恰是最有资格享受这种福荫的家庭长者。他的大儿





子当了工人,正和一个长得秀气的姑娘恋爱呢。二儿子当兵去了。女儿已破例提前转为正式公办教师了。这个农业家庭基本完成了“工业化”改造了。他的女人在乡里住闷了,到县城去住上一月半月,穿戴和生活习惯已不拘于乡村妇女陈旧的格局了。只有母亲,仍然穿着依旧,终年四季起居在这两间破厦屋里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竟然一次也不放过老太太们能够上活挣工分的机会。他是一个孝子,却有心使不上。

他沉重地叹口气,泪眼模糊地瞅着母亲那张已经板滞的脸,颧骨愈加高耸,额头愈加宽阔,两颊却陷塌了。他轻轻呼唤着:

“妈,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……你说!”

母亲仍然闭着眼,眉间现出两道浅浅的皱折,是病痛的折磨呢?还是有什么难于出口的心头话呢?她的头在枕头上艰难地转动一下,面朝儿子,睁开了眼睛。那失掉了光彩的眼珠里,隐隐透出一缕羞愧的神色,嘴唇嚅嗫两下,有微弱的声音说出来了:“妈……一生在世……做过……不少错事,做过了……也就过去了……”

“不!妈!你是世上顶好的妈妈!”他安慰母亲说,“谁一生能不做一件错事呢!”

“有一件事……妈至死……心里……不安宁。”母亲说,眼里那种羞愧的神色更明显了,“我当时……怎么就……疯张起来了……唉!”

一声沉痛的叹息,从母亲干瘪的嘴唇里涌出来。他的心紧紧地收缩起来,那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,太难堪了!母亲始终不能忘记那件事带来的内心的悔恨。他的心里也埋藏

着最不光彩的记忆……

“妈哎!”已经四十多岁的白杨寨大队党支书杨生金,像小孩一样奶声奶气地唤着母亲,“你在咱白杨寨带个头儿,行吗?”

“带啥头?”

“打篮球!”

母亲笑了,笑得喘不过气儿来:“打篮球还要带头儿?小伙子们把球场都挤满咧……”

“咱们要组织一个老婆篮球队!”他说,“55 岁以上的老婆,打篮球!年轻的不要……”

母亲这才相信儿子不是说笑话,停止了笑,迷惑地问:“折腾老婆子们做啥?”

他告诉母亲,他到天津一个队里参观回来,那儿的农民唱歌、赛诗。媳妇们都上了球场,全国各地的人都去参观学习哩!白杨寨这样的先进队要落后了。

“妈,你不是为我争光,是为咱白杨寨争……”

“妈都六十好几岁咧,上场打篮球……”母亲撇着嘴角,“再不要胡糟践妈咧!”

“新生事物……开头难!”他给母亲讲政治,“带我们去参观的领导说,老先进在新形势下能做出新成绩,意义更大!好多老先进、老模范,跟不上形势,现在都落后了……”

母亲耷拉着眼皮,不言语了。

“妈,你一贯支持我,这事……”他说,“你要带头哩……”

妈妈领着九个老婆婆上了篮球场,抢啊,碰啊,摔倒了……那些来自杨寨参观的人笑得前俯后仰。一个冷门爆响

了……





“妈，还得你带个头儿！”他说。

“又带什么头儿哇？”

“演节目。”

“篮球场上乱跑乱碰，还凑合。上台演节目，那可怎么行哩？老胳膊硬腿……”

“人家就是专门要看老胳膊硬腿！”他说，“年青人演不新鲜！”

他告诉母亲，电视台要来白杨寨拍片子，报社记者要来写稿，拍相片，白杨寨历史上最红火的日月来到了……

母亲上台了，四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，经过日夜连续地排练，终于登台了，在电视摄像机轧轧轧的响声里，同台演出了《四个老婆反击右倾翻案风》的节目……

他坐在母亲旁边，一口连一口喷出的烟雾在脸孔前飘绕。他不敢回头去看母亲的脸色，去面对那一双充满着羞愧神色的眼睛。是啊，在那时作为光荣的成绩，于今天却变成让人羞于出口的丑闻。它是怎样沉重地挤压着一颗行将停止跳动的心啊！

母亲自言自语说：“要是能有……机会，让妈……在社员会上……检讨几句……妈也算……把心明咧……”

“过去的事，算咧！”他转过身，安慰母亲，找不出更合适的话来，“错在你儿身上……”

“妈演节目……把好人枉骂咧……”妈妈说，“心里老是……过不去嘛……”

“你一生，做了数不清的好事。”他宽解说，“不要光想做错的事……”

“唉——”又一声沉重的叹息，“你爸……还是有……主

见……”

一句话,把倔倔脾气的父亲唤到他的面前,那个已经离世的老人,现在似乎就蹲在炕下的脚地,咬着烟袋儿,蔑视地瞧着儿子……

“打篮球! 演节目! 你忘了自个的年龄啦? 哼呀! 六十几岁的老柴禾了……”父亲在厦屋的脚地蹲着,喊道,“你跟着他胡整! 全不怕乡亲骂祖先!”

他站在院子里,听着厦屋里两个老人之间的一场冲突,够尖锐的了,母亲依然很和气,说:“你是老脑筋,你啥都看不顺眼!”

“事情做得不顺眼,叫人怎看得顺眼?”

“别忘了,那年娃搞农业社,你就看不顺眼,结果呢? 老顽固……”

父亲不吭声了。母亲声音不高,回击得十分有力。在办农业社的时光,父亲反对,他的媳妇反对,全家只有母亲支持他……当他办成小河川道第一个农业社,作为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,进了北京,一下子把父亲在这个屋里的权威地位动摇了。父亲承认自己是老脑筋、老顽固,只是埋头干活,再不出头干涉儿子的任何举动了……

“可他报下的十万斤产量,打下了没?”父亲又找到有力的事实,反驳母亲,“十万斤粮没打下,得来的是‘瓜菜代’……”

母亲嘿嘿嘿笑了:“你就咬住这件事情不放……”

这件事,那是父亲至今常常引以为荣的事。那年,他在县上报了亩产十万斤的产量,放了最大的一颗卫星,回到白杨寨,动员起男女劳力,挖地一米,肥铺三尺,连夜苦战。父





亲在屋里悄悄问他：“十万斤哪，用口袋装满麦子，一亩地铺得一层……”他笑了：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！你别管！”

“把地挖得三尺深，生土全翻到上头来咧，怎能长庄稼？”父亲带着深深的担忧说，“再别糟践土地了……”

每当一家人喝起绿菜糊糊的时候，父亲就用筷子敲起碗：“糟践土地……得下的报应！”

这是父亲最得意的胜利。母亲现在只是嘿嘿嘿笑着：“你就咬住这事不放……娃那会儿是冒了，可也是人家促着他往高报……”

“他的心里没个尺码吗？”父亲不放松，“现在呀，我看冒劲儿又来咧！让几十岁的老人上台演节目，打篮球……胡整！糟践人哩！”

“你爸一生，倔倔脾气，可不做虚事，不做冒失事。”母亲说，“我死了……见了他……”

“妈！”杨生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了，“我……这二年……也常想到那些事……日后再不会……”

母亲紧紧盯着他，胳膊撑在炕上，想坐起来，他扶住母亲的肩膀，慢慢地搀起来。

母亲拢一拢散乱的头发，喘着气，像在运集气力，眼里突然闪出一股异样的神色。

“妈说一件事……”

“你说，妈！”

“你能答应吗？”

“能！”

“你……”母亲聚足力气，终于说出来，“回来务庄稼！”

“这……”他愣住了，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不知如何回答



了，心里惴惴不安，“唔……”

“你想想……好好想想……”妈说，“赶在……妈断气……前一阵儿……给妈一句回话……”

她很吃力他说完这句话，期待地瞧了儿子一眼，松弛的眼皮又覆盖了眼珠，顺势躺下去了。头枕在枕头上，嘴唇紧紧闭着，异样地平静、安详。她终于说出了哽结在心头的一句话，显得轻松了。

他默默地瞧着母亲的脸色，胸膛里憋得难受。母亲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，她被儿子推到许多熟人和陌生人的面前，做过不大光彩的表演，现在成为难以瞑目的遗憾了。他给亲爱的母亲造成这种心理上的伤害，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？他几乎不敢再看那张平静而安详的脸孔了。

杨生金从炕上轻轻下到脚地，蹑足缓步，走出厦屋的小门，夜很静……

月色蒙蒙，洒满山原和河川。坦坦荡荡的田野，平静而安详，像母亲熟睡的脸膛。夜雾潮起来，像土地轻盈的呼吸中呼出的气流，又像母亲头上的银白长发……

那边小坎墝下，是父亲的坟堆，春耕秋翻的犁铧已经将它蚕食得只留下一个象征性的小土圪塔了。再过两年，将被削平，从土地上消失。一辈子在黄土地上抓呀摸呀的老人，已经归宿于黄土了。远远近近那些新的或旧的，大的或小的坟丘，埋葬着白杨寨一辈一代的男人和女人。他们和父亲一样，生在黄土地上，长在黄土地上。在黄土地上挖啊，推啊，犁耕啊，汗水洒进黄土里，几十个夏天和秋天，从黄土地里收获汗水的结晶：谷物，最终又都归于黄土地里去了。

母亲啊，眼看着也要归宿于黄土了！